

夏

中

丹

史

...

+

■

■

■

庚
申
外
史

權
衡
編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
秘笈及學海類編學津討原
海山仙館叢書皆收有此書
各本互有異同學津本較勝
故據以排印

庚申外史序

葛溪先生姓權名衡字以制吉安人葛溪其號也隱太行山彰德府黃華山二十八年不仕太不花丞相李察罕嘗以禮聘俱不應洪武辛亥偶在海陵鹽船中相見著書甚多年六十餘其子問關往北尋見苦請歸鄉於是附鄉人鹽船回與予言始寓臨江蓋隱德碩學之士也集中因閱此錄遂廣其傳云金華宋濂

又一本序云洪武二年七月初十日迪簡受命尙書尙書稟命中書中書奉旨差人遍行天下訪求庚申帝三十六年史事當職興澤州儒□□汴梁陝西有顧九成去陝西後迪簡往汴梁□□□□忠之昔事龔伯達於京師伯達死忠之爲借又事指空和尚於京師指空死忠之山居櫛廊延致幕下以此能言二十年來天下之用兵朝廷之得失事與之極論數晝夜喜於相得余於是取其言前後一致關於治亂興廢之幾者而又忝以衆人之說若夫庚申帝元統以來十五六年之事余因昔嘗聞之當時學士大夫而得其一二矣於是總前後凡三十六年之事筆於書號曰庚申帝大事紀庶於上俾太史采覽然其地方人名歲月悉徵出於一時傳聞紀憶無文書可以檢尋恐多舛謬惟太史據天下圖籍之要祈必有以正之或曰子之爲史得無僭乎余曰子食官祿受命訪求史事既幸有所聞敢不從實紀錄具報官府初非有欲上人之心也何僭之有故序

庚申外史

明 葛溪權 衡以制編

【癸酉】元統元年。先是歲壬申秋。文宗車駕在上都。八月。疾大漸。召皇后及太子燕帖古思。大臣燕帖木兒曰。昔者鬼忽叉之事。爲朕平生大錯。朕嘗中夜思之。悔之無及。燕帖古思雖爲朕子。朕固愛之。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輩如愛朕。願召明宗子。妥歡帖木兒來。使登大位。如是。朕雖見明宗于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詞而塞責耳。言訖而崩。鬼忽叉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而崩之地。燕帖木兒內懼。爲之躊躇者累日。自念鬼忽叉之事。已實造謀。恐妥歡帖木兒至而治其罪。姑秘文宗遺詔。屏而不發。因謂文宗后曰。阿婆且權守上位玉室。妥歡帖木兒太子居南徽荒瘴之地。未知有無。我與宗戚諸王徐議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爲右相。禮絕百僚。威焰赫赫。宗戚諸王無敢以爲言者。至至順四年三月。上位虛攝已久。內外頗以爲言。燕帖木兒始迎明宗皇帝幼子懿璘只班登寶位。不發詔。不改元。逾月而崩。廟號寧宗。繼而燕帖木兒建議。欲立燕帖古思。文宗后固辭曰。天位至重。吾兒恐年小。豈不遭折死耶。妥歡帖木兒在廣靜江。可取他來爲帝。且先帝臨崩云云。言猶在耳。于是燕帖木兒知事不能已。遂奉太后詔旨。遣使至廣靜江。取妥歡帖木兒太子來京。太子行至良鄉。以郊祀鹵簿禮迎之。蓋燕帖木兒欲以此取悅太子之意。旣而燕帖木兒驅馬與太子竝行。馬上舉鞭指示告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訖無一言以答之。燕帖木兒心疑懼。留連至六月。方便登位。改元元統元年。尊文宗后爲皇太后。丞

相燕帖木兒加太師左丞相。撒敦爲右丞相。伯顏爲樞密院知院。唐其勢爲御史大夫。撒敦者。燕太師之弟也。唐其勢者。太師之子也。徽政院使宦者高麗人禿滿。滿夕兒者。首薦高麗女子祁氏于帝。祁氏性慧黠。有寵于帝。秋九月。太后謂大臣曰。正宮未有人。何不選立之。衆對曰。今太師丞相有女。端嚴正大。宜爲天下母。于是立太師女。伯牙吾氏爲后。后權臣家女。習于驕貴。又輕帝年幼。見帝寵祁氏。心不平。日夜捶楚祁氏。幾不勝。一夕又跪祁氏于前。窮問其罪。加烙其體。翌日司天奏。昨夕火星犯后妃。帝雖不言。心甚異之。初。世祖皇帝家法。賤高麗女子。不以入宮。至是始壞祖宗家法。識者知天下之將亂也。

【甲戌】元統二年。太師太平王燕帖木兒。自帝卽位以來。不復畱心政事。惟日溺于酒色。收管邸后爲妻。諸公主嫁之者四十餘人。有某王位公主。嫁及門三日。不得見。旣而傳旨曰。公主且歸。我要時來取。燕帖木兒宴趙中承家。男女共席。名爲鴛鴦筵。席偶坐中有一婦人。顏色甚麗。太師目之。問曰。此爲誰。意欲畱之。左右告曰。此太師幾夫人某氏也。由是酒色過度。體羸溺血而死。太尉伯顏陞爲右丞相。伯顏常帝在廣西。來入京師。宿畱汴梁。心方不測。朝廷權臣意真僞。伯顏適爲汴梁省左平章。提所有蒙古漢軍。扈從入京。帝深德之。旣以扈從功。封太尉。至是一旦爲相。居唐其勢上。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位居我上。或時襲甲帶刀至伯顏家。或夜入都人家飲。然猛憨無術。實無他異謀也。

【乙亥】至元元年四月。右丞相伯顏奏曰。御史大夫唐其勢。與其弟答剌海。爲文宗義子者。謀爲不軌。將不利社稷。有詔捕之。唐其勢攀檻不肯出。答剌海匿皇后袍下。右丞相復奏曰。豈有兄弟謀不軌。而姊妹

可匿之乎。并執皇后以付有司。后呼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欲害我。我如何救得你。亦絞于東門外。唐其勢既死。命撒迪爲御史大夫。立翁吉刺氏爲皇后。乃世祖后察必之曾孫也。性莊厚。寡言笑。號正宮皇后。復立祁氏爲次宮皇后。居興聖宮。號興聖宮皇后。二宮竝爲后自此始。伯顏奏曰。陛下有太子。休教讀漢兒人書。漢兒人讀書。好生欺負人。往時我行。有把馬者。久不見。問之云。往應舉未回。我不想科舉。都是這等人得了。遂罷。今年二月。禮部科舉。

【丙子】至元二年。詔徵西域。臣刺麻至京。禮爲帝師。仍以故太師燕帖木兒第賜之。

【丁丑】至元三年。以伯顏爲太師。答剌罕左丞相。封秦王。伯顏本劄王家奴也。謂劄王爲使長。伯顏至是。怒曰。我爲太師。位極人臣。豈容猶有使長耶。遂奏劄王謀爲不軌。殺劄王并殺王子數人。初伯顏謀封秦王時。或告曰。秦王大名。恐不宜居。伯顏曰。我聞淮東有秦郵。我索秦郵爲秦王。非西秦也。何不可之有。時天下貢賦多入伯顏家。省臺院官皆出其門下。每罷朝。皆擁之而退。朝廷爲之空矣。禁漢人南人不得持寸鐵。賜高年帛。禁百姓畜馬。品官畜馬有差。六月。天下謠傳。拘刷童男童女。民間皆望風成婚。河南棒胡反。棒胡者。河南鵠山縣人。好使棒。棒長六七尺。進退技擊如神。遠近聞者稱棒胡。其徒弟百餘人。有名湖山花。亦善棒。開州人。轆軸李。陳州人。棒張皆起兵應之。河南左丞慶童將軍敗之于鹿邑。闔擒之。號其闔爲得勝闔。伯顏數往太皇太后宮。或通宵不出。京師爲語曰。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倚恃著太皇太后。慧出紫微垣。數十丈。凡十餘日。占者以爲應在十五年後。至年果驗。京師大水。朱光卿石砬山亂于

廣南之惠州。既而復有李智甫羅天麟。亂于閩漳。皆討平之。

【戊寅】至元四年。詔郡縣舉隱逸士。詔修曲阜孔廟。袁州妖僧彭瑩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時反。反者背心皆書佛字。以爲有佛字者。刀兵不能傷。人皆惑之。從者五千餘人。郡兵討平之。殺其子天生。地生。妻佛母。瑩玉遂逃匿于淮西民家。初瑩玉本南泉山慈化寺東廊莊民家子。寺僧有姓彭者。年踰六十歲。善觀氣色。一夕夜雪。見寺東約二十丈紅焰半天。翌日召其莊老。詢之曰。昨夜二更時。汝廊中得無失火乎。抑有他異事乎。內有一老曰。廊中無事。惟舍下媳婦生一兒子。僧喜曰。盍與我爲徒弟可乎。老者遂捨爲僧。于是遂以穀帛若干酬之。其子年十歲。始送入寺。與羣徒嬉。時預言禍福皆驗。年十五。南泉山下忽產一泉。甚冽。是時民皆患疾疫。瑩玉以泉水施之。疾者皆愈。以故袁民翕然。事之如神。及事敗。逃淮西。淮民聞其風。以故爭庇之。雖有司嚴捕。卒不能獲。伯顏與太皇太后謀立燕帖古思而廢帝。其姪脫脫頗聞其謀。竊以告其師胡直方。直方教之以密告于帝。令帝知而預爲之防。冬十一月。河南范孟端反。孟端者河南杞縣人也。始爲內臺知班發身掾。河南省臺其人貧無資。寡交遊。人皆謂爲不辦事。鬱鬱不得志。又久不得補。一日大書省壁曰。人皆謂我不辦事。天下辦事有幾人。袖裏屠龍斬蛟手。埋沒青鋒二十春。後有守省御史來。與孟端有舊。力爲言之。乃得補。又不幫俸。孟端憾曰。我必殺若輩。一夕與其黨霍八失等約曰。我冬至日應直省。汝四人當以黃蠟爲丸。彈狀佩之。稱聖旨。刳鋪馬。乘昏夜入河南省中堂。坐定。喚當值掾史來傳聖旨。我則佯應之曰。諾。有河南廉使段惟德。致仕在家。卽傳聖旨召之。使

居省中權事。餘省官呼入者，汝皆傳聖旨，槌殺之。凡發號令，惟聽我施行。如此大事，必成，可以得志，富貴可共也。已而皆如其言。是日省憲官置酒，皆醉于家。于是平章月魯不花、左丞相剌烈、理門金剛奴、郎中完者禿黑狹兒、都事拜住、總管撒思麻、監司禿滿、萬戶完者不花等，以次喚入，皆若使聽聖旨狀。即以鐵骨朶自後槌死。棄尸後園，稱聖旨除孟端爲河南都元帥，拘收大小衙門印章，自佩平章發兵虎符，調兵守城，把諸街巷中人不得往來，封閉黃河大江渡船，使南北毋通，發各道兵來聽調。孟端在省祭祖，去杞縣祭祖墳，經五日，久用金鼓押諸衙門正官、首領官，凡若干人斬於市。有馮二舍者，孟端用爲省宣使，使在外給事。馮因叩孟端曰：「幸引我見朝廷官。」孟端醉，不覺睡而言曰：「何者爲朝廷官？我便是也。」馮覺其僞，因隨孟端出，竊告省都鎮撫曰：「使臣者僞也，可閉諸省門勿納。」我將圖之。于是殺孟端于外。時省中猶未信，擲其首示之。乃開門，持兵者入，雀八失等竄竹園中，遂俱撲殺之。當孟端反時，百官俯首聽命，獨歸陽不從。孟端問曰：「朝廷以月魯輩有罪，別選人歸，先生不願仕宦耶？」陽曰：「有母在堂，不願也。」又問曰：「歸先生不怕死耶？」陽曰：「死生有命，遂囚之事，敗得出，故天下多義之。」

【己卯】至元五年冬，皇太子生，名愛育失黎達臘，實與聖宮祁氏之子也。乳脫脫家，呼脫脫爲嬭公。其後脫脫因奏令正宮皇后子之。十二月，伯顏請帝飛放，帝疾不往。伯顏固請燕帖古思太子同往，遂獵于柳林。脫脫竊告帝曰：「伯父久有異志，茲行率諸衛軍馬以行，往必不利于社稷。帝幸不與之俱往，其奈太子在柳林何？」其夕，卽召高保哥、月怯察兒與之謀討伯顏，卸其軍權。于是先令月怯察兒夜開城門，星馳

往柳林竊負燕帖古思太子入城。又忌翰林官泄其事。特使平章沙加班召其館客茫離。託裏之市中。載以人。賜之坐。諭以伯顏罪狀。卸其軍權誅之之意。使草詔四更。使只兒瓦及平意沙只班齎詔向柳林。先卸其軍。天明。閉大都諸城上。開讀詔書畢。御史大夫脫脫踞坐城門上。傳聖旨曰。諸道隨從伯顏者。竝無罪。可即時解散。各還本衛。所罪者惟伯顏一人而已。伯顏養子詹因不花。知院答失蠻。尙書謂伯顏曰。擁兵入宮。問奸臣爲誰。尙未晚也。伯顏卻之曰。只爲汝輩嘗時與脫脫不和。致有今日。尙欲誤我耶。情知皇帝豈有殺我之心。皆脫脫賊子之所爲也。言未既。又有詔到柳林。伯顏除河南省左丞相。伯顏請入辭。帝使者不許曰。皇帝有命。命丞相即時起行。無入辭。伯顏至河南。又有詔令伯顏陽春縣安置。初伯顏過真定時。父老捧獻果酒。伯顏謂父老曰。爾曾見天下有子殺父之事乎。父老曰。不曾見子殺父。但見奴婢殺使長。蓋暗指伯顏殺剌王之事。伯顏聞之。俛首不語。殊有慙色也。臺臣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乃陛下嫡母也。前嘗推陛下母墮燒羊爐中以死。父母之讐。不共戴天。乃貶太后東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瀋陽路安置。乃使云都赤月怯察兒押送瀋陽。太子忽心驚。知其將殺已矣。飛馬渡河而去。月怯察兒追之。拉其腰而死。云都赤者。帶刀宿衛之士也。太后亦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戲遊。嘗忤帝意。故此舉雖出于權臣。實亦帝心之所欲也。尙書高保哥奏言。昔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子。帝聞之大怒。立命撤去文宗神主于太廟。并問當時草詔者爲何人。遂欲殺虞伯生。馬雍古。祖常二人。呈上文宗御批。且曰。臣受勅紀載。實不獲已。脫脫在旁因曰。彼皆負天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

殺此秀才。故舍之而不問。國初收江南歸附時。瀛國公幼君也。入都自願爲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嬉遊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置一宦女。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有娠。四月十六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五彩氣。卽物色得之。乃瀛國公所居室也。因問子之所居。得無有重寶乎。瀛國公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舍下生一男子耳。明宗大喜。因求爲子。并其母載以歸。

【庚辰】至元六年。伯顏行至江西豫章驛。飲藥而死。殮以杉木棺。實棺上藍寺中。一云北塔寺。屍水流出戶外。人皆掩鼻而過之。籍其家。數月。摒擋不盡。米糠數房。燒餅至一房。其豐也如此。或言伯顏家畜西番師婆名昇昇。每問來歲吉凶。又問自己身後事。當如何。昇昇曰。當死于南人手。故其秉政之時。禁軍器。刷馬四蒙古色目。讎漢人。南人不得回手等事。皆原于此。先是阿又赤大夫完者帖木兒王二人。頗有氣節。見伯顏私通太后。殺剌王。竊相議曰。此人有無君心。不除之必爲國家患。于是截髮爲誓。私相約曰。但得間卽行之一日。伯顏休息于家。二人侍立。或言云。都赤佩刀乃水總管鎖鐵善刀也。阿又赤卽借觀。稱善久之。伯顏亦欣然起。披衣觀之。完者帖木兒王喜于得間。從旁促阿又赤。阿又赤懼不敢發。完者帖木兒王疑其中變。害已。因長跪首曰。問者阿又赤觀刀時。有害太師心。伯顏大怒。卽掉向前。阿又赤亦跪曰。此人嘗有害太師心。我不從。故反告我。卽併殺二人。而籍其家。其酷虐如此。命脫脫爲左丞相。益都勿爲右丞相。韓家奴爲御史大夫。汪家奴爲樞密使。初伯顏既敗。其弟馬札兒台以誅伯顏有功。故繼其位爲首相。僅

半載于通州置榻坊開酒館糟坊日至萬石又使廣販長蘆淮南鹽其子脫脫不以爲然嗾參政佛嘉問曰吾父喜君君所言無不聽盡諫吾父使解職閒居不然人將議我家逐其兄而攘其位衆口甚可畏也佛嘉問如其言因乘間諫之馬札兒台果辭職家居封爲太師于是陞益都忽爲首相而已副之焉詔復行科舉詔太廟四時祭享賜天下高年米帛蠲天下租分右丞相益都忽左丞相脫脫奏曰京師人煙百萬薪芻負檐不便今西山有煤炭若都城開池河上受金口灌注通舟楫往來西山之煤可坐致於城中矣遂起夫役大開河五六十里時方炎暑民甚苦之其河上接金口水金口高水瀉而下湍悍纔流行一二時許衝境地數里都人大駭遽報脫脫丞相丞相頓命塞之京師人曰脫脫丞相開乾河河北大水

【辛巳】至正元年詔選儒臣歐陽元李好文黃縉許有壬等四人五月一進講讀五經四書寫大字操琴彈古調常御宣文閣用心前言往行欣欣然有向慕之志焉大興國子監蒙古回回漢兒人三監生員凡三千餘人祭酒司業博士多非其人惟粉飾章句誦直時務以應故事而已凡在諸生日啖籠炊粉羹一人之食爲鈔五兩君子以監學乃作養人材之地而千百爲羣恣縱恬嬉玩愒歲月以嫚侮嘲謔爲賢行加屏風以障市人入茶酒肆不償直掉臂而出無敢誰何是壞天下人材何作養之有焉龔加孫監生也積分試中累官至祕丞在朝鬱鬱及爲分省右丞一日奉攝廓命入京師議事揭揭過市中大言曰我今日只知有總兵不知有皇帝人聞其言相顧問曰此何官人也或曰此則往時監生龔加孫也人皆歎

曰此官所言是報當日詭炊也。又有普賢奴者亦監生也。積分中舉。歷官至左右司員外郎。因奉命至擴廓軍中。擴廓謂之爲分省戶部尚書。已而京師大饑。遣戶部侍郎求糧于擴廓。普賢奴知之。請與相見。因責之曰。朝廷遣汝來求糧耶。歸語汝丞相。朝廷自紅軍禍亂以來。前後命總兵官勦捕。皆有供給。官辦糧料如輩不班也。先帖木兒。秦不花。答失八都祿等是也。獨我察罕父子。總兵平大河南北山東等處。竝不曾費朝廷一毫供給。今又起軍肅清江淮。亦不索朝廷供給糧料。而朝廷反求糧于我耶。參政張至道在側。因歎曰。三十二年天子。豈可使無一頓飽飯吃耶。遂啓擴廓。以山東糧米五千石運入京師。監生所就類如此。樞密院掾史杜遵道棄去不仕。適潁川。遂爲紅軍舉首。先是伯顏爲丞相。馬扎兒台爲知院。遵道爲書生。上言請開武舉。以收天下智謀勇力之士。馬扎兒台遂捕爲掾史。旣而知不能行其策。遂棄去。後爲賊中舉首。

【壬午】至正二年。詔曲阜衍聖公。陞秩二品。慶元守王元行鄉飲酒禮。詔譯唐貞觀政要。二月帝出厚載門耕籍田。是年秋監察御史言。宦官太盛。宜減宦官額并宮女。蓋時宦者多高麗人爲之也。

【癸未】至正三年。鹵簿冕服新成。親祀南郊。時春二月也。議修遼金宋三史。丞相脫脫銳意欲成之。而所費浩大。錢糧經數不足。頗以爲憂。掾史行文書丞相三卻之。掾史遂與國史典籍謀之曰。丞相非不喜蓋因錢糧無可措畫。然此亦易耳。江南三省南宋田頗有貢士莊錢糧者。各路播寄倉庫盈積。有司亦嘗借用之。此項錢糧以爲修史費。孰曰不然。掾史即日引見丞相。丞相聞其說甚喜。于是奏臣使儒臣歐陽

玄、揭傒斯等。于國史院修撰遼金宋三史。紹興守泰不花行鄉飲酒禮。詔天下立常平倉。河決白茅口。冬十月十七日。有事于南郊。前三日。裸于太室。拜享于列聖。次第至寧宗前。帝問禮儀使曰。我兄也。彼弟也。拜合禮否。禮儀使傳旨問博士劉聞。對曰。寧宗皇帝雖是弟。已曾承宗器。而爲皇帝時。陛下亦嘗做他的臣子來。當拜。又春秋時。魯國的諸侯。有閔公僖公。閔公是弟。先做諸侯。僖公是兄。繼閔公後做諸侯。宗廟四時祭祀。未聞僖公不拜閔公。比這例兒。陛下合拜。帝乃拜。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蠲民租五分。先是以五事備取守令。至是取守令以常平倉得法。湊成六事。

【甲申】至正四年春。歐陽玄、揭傒斯等修遼金宋三國史。告成。禮部引國史合院官。臺右丞相脫脫奏聞。脫脫搖首曰。此秀才事。我弗知。三臺三御衆皆患之。或曰。丞相好美名。今此史具列某某修。丞相見其名不列。宜其慍也。臺稟之曰。自古前代史書。雖以史官秉筆。而總裁則必歸一人。如唐書則歐陽修總裁。資治通鑑則司馬光總裁。今遼金宋三國史。屢蒙丞相奏用之力。某等謹以書丞相爲總裁官。丞相幸始終成之。以爲一代之盛典。豈不可乎。于是脫脫大喜。卽命掾史具進史儀禮鼓吹導從。前後輝光。自史館進至宣文閣。帝具禮服接之。觀者以爲近代無之。先是諸儒議論三國正統久不決。至是脫脫獨斷曰。三國各與正統各繫其年號。議者遂息。然君子終以爲非也。進史畢。大宴羣臣于宣文閣。脫脫奏曰。給事中殿中所紀錄。陛下卽位以來事迹。亦宜漸加修撰。收入金匱。上曰。朕行事只在給事中。殿中處之。待朕他日歸天去。令吾兒爲之可也。仍以御圖書封藏金匱。自今不許有所入。然不知給事中殿中邇來皆公卿胥

梁子弟爲之。其質膏然。全無所書也。故庚申以來三十六年。史事竝廢。太師馬扎兒台告老退居甘州。于是有謔言行其間。父子各相猜疑。脫脫因乞致相位。願往甘州侍親。詔許之。初脫脫謀使其父辭位也。嘗奏帝以其父之貪。不可使居大位。且密囑帝。倘其辭位。陛下宜卽許之。至是帝亦因而許之。蓋憶其初用詭計於其父也。詔以阿魯圖廣王爲右丞相。以平章帖木兒達識爲左丞相。

【乙酉】至正五年。以別怯兒不花爲右丞相。三月詔曰。乃者天災流行。積雨害稼。河失故道。民罹其殃。山東河南尤甚。朕夙夜憂惕。靖思其由。皆朕菲德所致。諸方賊盜竊發。去處限二十日。悔過赦之。前所免租外。被災者全免之。已入者準下年之數。

【丙戌】至正六年。詔遣奉使巡行天下。黜陟幽明。問民疾苦。采訪賢俊。分十道處之。然奉使者。類皆脂韋貪濁。多非其人。惟四川一道。得王士熙。武子春。稍振紀綱。餘皆鼓吹而已。命選天下郡守。各於之官曰。陞辭聽旨。諭之曰。汝守令之職。如牧羊然。饑也與之草。渴也與之水。饑飽勞逸。無失其時。則羊蕃息矣。汝爲我牧此民。無使之失所。而有饑渴之患。則爲良牧守矣。時上方有勵精圖治之意。凡選轉某人爲官。必問曰。此人以前行過事跡。果然一一皆善否。爲我悉陳之可也。徵處士脫因伯顏。杜本。張瑄。爲翰林待制。或議以爲擢用太峻。不可。帖木兒達識曰。隱士無求于朝廷。而朝廷有求于隱士。識者誦之以爲名言云。

【丁亥】至正七年。徵處士張樞不至。以朵兒只班爲右丞相。賀太平爲左丞相。

【戊子】至正八年。中書省修六條政類成。淮南北大水。

【己丑】至正九年。脫脫復入爲相。初。脫脫侍親居甘州。太子愛育失黎達臘。與脫脫子加剌張同庚。以故加剌張獨置京師。與太子同嬉戲。一日。祁后同席坐偏殿。太子愛育失黎達臘與加剌張同戲殿外。愛育失黎達臘使加剌負已作老鴉聲。旋繞殿墀三匝。已而復使加剌作老鴉。而已負之亦三匝。加剌跪曰。加剌奴婢也。太子使長也。奴婢不敢使使長負。太子怒撻之。啼哭之聲聞于帝。帝問之曰。誰哭耶。左右曰。脫脫子加剌張也。問何爲而哭之如是。左右具以對。上喜曰。賢哉此子也。祁后因起曰。脫脫好人。不宜久在外。上遂領之。會佛朗國進天馬。黑色五期。其項高而下鉤。置之羣馬中。若驀駝之在羊隊也。上因歎曰。人中有脫脫。馬中有佛朗國馬。皆世間傑出者也。時有奸臣哈麻者在側。聞此言。以爲脫脫且將復入爲相也。因乘間游說。薦之于帝。帝曰。彼嘗罪汝。杖汝一百七。汝何爲薦之。對曰。彼雖罪臣。當也。臣若仇之。不當也。何怨之有。其實此人好。其時祁后于殿屏後竊聞之。陰使人走甘州召之。一夕。脫脫至京師。乘昏入城。亦未敢見帝也。祁后俟帝有喜色。因諷加剌張于帝前曰。汝亦思汝父脫脫耶。加剌張跪曰。思之也。帝曰。脫脫今何在。而汝欲思見之也。因起謝曰。脫脫離闕久。思見至尊。今聞其入城在某處矣。上卽使人促入見。至則上在樓。召殿召入。正色問曰。我使汝侍親甘州。誰召汝來耶。祁后爲之失色。脫脫徐曰。郎主使奴婢侍親。今不幸親終服闋。故來爾。上遽起抱脫脫。相與泣慰之。翌日。故有再相之命。命中書蒞祭三皇。翰林應奉危素爲之樂章。

【庚寅】至正十年戶部尙書薛世南武子春知脫脫有意興作庶事蓋爲前相無聞其禮樂文章制度之事漠如也欲大有爲以震耀于天下超軼祖宗舊法垂名竹帛于無窮也薛世南武子春建言謂至元鈔法經久當變制宜爲中統交鈔法交鈔貫文與銅錢子母相權竝用脫脫奏用其言立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通寶錢先兩日脫脫丞相率省屬下學勉勵至階祭酒呂思誠下階迎丞相東向坐祭酒西向坐省官列坐丞相下教官列坐祭酒下無一人敢有異議者於是改鈔法遂行明日祭酒忽至中書省言曰丞相毋聽薛武兩少年之言改鈔法非祖宗舊制也丞相若聽之必亂天下後數日盡奪呂思誠祭酒所授勅時亦議裁減冗官併省衙門數事或曰呂祭酒常議之時不措一辭及議定惟有發怒罵詈而已春三月河北大雪深三尺南陽總管莊文昭來言本郡驛路有上馬賊百十爲羣突入富家計其家貨邀求銀爲撒花或剗州縣官庫取輕資約束裝載畢乃拘妓女置酒高會三日乃上馬去州郡初無武備無如之何于是始命立天下兵馬分司凡五處然不究其本而徒事其末終亦不能禁也

【辛卯】至正十一年歸德知府觀音奴言今河決白茅日徙而北失其故道常疏濬以爲地利脫脫喜其言命工部尙書成遵往相視焉還言工不可興浩大難成且現今南陽安豐盜賊成羣萬一與挑河人夫相挺而雜起此大亂之機非細事也決不可從脫脫不悅左遷成遵爲長蘆鹽運使更問京畿漕運使賈魯曰汝前爲張秋都水時知河之利害可疏鑿否魯澤潞人素有進取志遂應聲曰可因悉言其狀乃奏魯爲工部尙書兼河防使四月二十二日發河南淮南北軍民二十萬其費以億萬計府庫爲空有饑